

故 乡 的 冬 天

吴建
(江苏)

走过了春的希冀，夏的火热，秋

的收获，故乡迎来了冬的宁静。冬日的故乡，满目的荒凉；槐树、榆树都脱下了往日的盛装，只留下了光秃秃的身子；小河里的水也瘦了好几圈，无精打采地躺在河床里百无聊赖地望着那同样没劲的太阳；河边的芦苇在冷风中瑟瑟抖动，芦花飘飞，蒹葭苍苍，让人看了愁绪飞扬。

麻雀从树上或屋檐上飞下来，在田野里焦急地跳来跳去，寻找着农人遗落在田间的五谷杂粮。这些不知疲倦的家伙，在庄稼上不停歇地蹦来蹦去，啾啾地鸣叫着，冬日里恐怕只有它们最活跃了：那一双双小爪子勤快地扒着土，叨到一个稻籽就兴高采烈地往远处飞去，欢快的身影让人看了忍俊不禁。

牛棚里的牛儿收起了野性，不再有青草让它们你争我夺，金黄的稻草使它们的咀嚼更加有力，咯吱，咯吱，一声连一声，不紧不慢，将冬天的日子一点一点地嚼进黄昏。猫儿狗儿在阳光下一蹲，就不想动，在暖暖的冬阳下微微地闭上了眼睛。只有邻居家张大爷的大黄狗还是那么争强好斗，一会儿向路过它家门口的行人“汪汪汪”地叫唤几声，一会儿又去骚扰李大婶家的母花狗。

经过了春播夏忙秋收，冬日成了故乡农人们的“节假日”。吃过早饭，女人们便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，一边做着各自的针线活儿，一边“张家长、李家短”地叙说着村里的故事。一屋的女人，一屋的笑声。但无论如何，女人手中的活计却从没间断过。

那些腰已弯得像弓一样的老人们，嘴里衔着长长的烟袋，或蹲或站地倚靠在南墙根下，享受着“日光浴”，暖在身上，也暖进了心里。也有几个闲不住的老农习惯性地扛起铁锹去田里，归来时带回些芋头、红薯，洗洗干净切成片扔进沸腾的粥锅里。

冬日的村庄处处洋溢着喜庆和欢笑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嫁娶的良辰吉日似乎都被农人们注定了在这个季节。谁家门上贴起大大的红“喜”字，村里的男女老少就会聚集到这家“忙喜”。大红的“喜”字，穿着红衣的新娘，红红火火的场面映红了每一张笑脸。一群顽皮的小男孩顾不上擦去鼻涕，就在人群中跑来跑去，玩得不亦乐乎，一会儿讨要几颗喜糖，一会儿缠着母亲要钱，听

见院外响起卖货郎那“梆梆”的小鼓声时，他们便一窝蜂地跑上去围住，找寻自己喜欢的小东西。

故乡的第一场雪在这个晚上悄然来临，漫天的飞雪酝酿着浪漫的情思。女人洗好碗，将孩子打发去睡了，就拎起话筒给在外打工、好久没回家的男人打会儿电话。偶尔传来一阵狗叫声，将冬日的夜和人们的思念拉得悠长悠长。

过些日子，老人们会从旧屋的墙角搬出沉重的木犁和木板锄，认真地检修起来。或者拿到镇上的铁匠铺里加工一番，然后安上刺秋木做的新木把儿，准备着来年的春耕。

故乡的冬天，无尽的生命力和看不见的种子在地下默默地酝酿，只待冬去春来的一天，欢呼着爆发出来，灿烂成春天的亮丽。



第51期

长 长 的 冬 天 慢 慢 过

马亚伟
(河北)

冬天是漫长的，在我眼中，这个“漫”，有随意、不受约束的意思，甚至还有点儿浪漫的色彩。

张弛有度，方是生活之道。我们从农耕时代走来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，都是紧张和忙碌的，而冬天则需要慢下来，享受辛苦付出带来的回报。所以，冬天骨子里是悠闲的，散淡的，诗意的。长长的冬天慢慢过，过出人生的真滋味。

冬天的阳光像一位和善的老人，散发着温暖而不刺眼的光芒。放缓生活的节奏，给自己一段小憩的时光。在冬日的阳光下坐一会儿，是一件幸福的事。白居易《负冬日》中说：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”冬日阳光暖暖地照着，安闲的时光像午后甜点，那么妥帖入心。你可以闭目养神，安心静坐，洗涤心尘；你可以让思绪天马行空，纵横驰骋，怀想一下关于春天的诗篇；或者就像白居易一样，什么都不想，宠辱皆忘，清空内心的杂念，完全放松。那样的时刻，你会闻到冬日阳光的芬芳味道，也会看到冬日天幕下的一抹暖色。冬日长长，岁月静好，光阴的脚步放慢了许多，我们也要慢下来。长长的冬天慢慢过，把日子过成画。

围炉夜话，是冬日里必不可少的美事，也是人们慢节奏生活的体现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古人的冬天真是过得诗兴盎然。时代在发展，如今虽然少了红泥小火炉，但与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情谊还是那么浓烈。冬夜，千家万户的灯火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柔情，屋外寒风呼啸，屋内灯火温暖。一家人围在一起涮火锅，各种食材和调料一应俱全，涮出了一个个温暖的日子。电磁炉里汤锅鼎沸，蔬菜、羊肉在汤里翻滚，香味儿弥漫满屋。大家一边吃，一边聊，围炉夜话的气氛总是那么热烈。此刻，我们把压力抛在一边，把烦心事丢在脑后，没那么急着要做的事，尽情享受清闲美好的冬日时光。屋外的冷与屋内的暖，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让我们油然而生一种感觉：冬天，是最幸福的季节。长长的冬天慢慢过，把日子过成歌。

冬夜深深，捧茶夜读是一件温暖诗意的事，也是我们需要重拾的雅事。信息时代，很多人热衷于网络浏览。可是我觉得，网上浏览如同没有营养的快餐，只有手捧散发着墨香的书才能品味出文字的美好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。冬夜长长，我们的手头有大把的时光，正适合慢生活，慢享用。沏一杯清茶，在袅袅的茶香中打开一本古老的诗集，把一段曼妙的时光留给清气四溢的文字。天寒夜长，荒寒寂寥，而书中有美丽童话，有神秘城堡，有春暖花开，有草木欢歌，有鸟兽雀跃……诗人海涅说：春天的特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，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。当你合上书的时候，会发现一颗心因为文字的浸润而散发芬芳，轻松怡然。冬夜的每一寸光阴，都是丰饶美丽的。长长的冬天慢慢过，把日子过成诗。

长长的冬天慢慢过，让我们穿越寒冷，去邀朋访友，去午后品茶，去观赏冰河，去梅林听雪……一切都会以冬天的名义，回馈给我们温暖和感动。岁月漫漫，冬日长长，慢下脚步，生活便会有舒缓的节奏和美丽的韵脚。

相 遇

孙世华
(黑龙江) 撰



青 衣 之 美

钱续坤
(安徽)

银 子 一 样 的 月 光

王吴军
(河南)

一轮明月从东边的天际慢慢升起，顿时，洒满了皎洁月色的大地更加生动了起来。

不知是谁在不远处吹奏了一支笛子响起了清远的声音，伴着微微的夜风轻轻掠过安详的夜空，一些小星星在天上闪烁着，远处的树木和房屋都沉浸在淡淡的月光里。

每逢月圆之夜，我是不会早早入睡的。此时，仿佛有一种呼唤，吸引着走到户外，沐浴在那清凉而柔和的月光中。

低头看去，初升的月亮洒下来的白月光把人的影子拉长了，此刻的林间小径，仿佛是一条银灰色的龙在躺着入眠，低矮的树丛倒映出的弯弯曲曲的影子成了龙身上的花纹。路旁，有一大块斑斑的石头，刚刚经过雨的湿润，光亮得如同打磨过的遥远年代里的青铜。抬头望去，几棵高高的树矗立在山顶，迎接着年年的风霜与岁月风雨的吹打。树枝迎风摇曳着，像是在轻柔地抚摸月亮的脸，想情不自禁地抹掉那遮掩着明月的清光的灰色痕迹。

隔树望月，从每根细细的树枝间望过去，月华如银，真的很美。零星散布的农家房舍，悠长的石板路，都能映月生辉，恰似擦得锃亮的金属工艺品。田间那些摇曳的青草，在月光里随着风此起彼伏，宛如一方柔软碧绿的丝绸。

夜渐渐深了，凉意涌起，薄雾初腾。站在山上，可以看见雾气弥漫，笼罩了前面的河谷，阵阵的水汽犹如长长的丝缕，无声无息地慢慢飘向了轻轻流淌的河流。树木和岩石仿佛变成了孤岛。相互交错在一起的荆棘、半截枯树、一堆乱石，都化成了冷森森、黑乎乎野兽模样，似乎在伺机一跃而出。

田地里有一些牛，正在缓缓地移动着身子，它们笨重的身体在打滚、嬉戏。雾跟随在牛群后面，轻轻盘绕，不久，又静止了下来，在月光下，只是白茫茫的一片。

树林里比外面要温暖一些，一些长势较高的草矗立在一池水边，仿佛是伸出的灰色的手臂。月亮的倒影在池水里明亮着，像精致的盘子，在我的脚边兀自沉静着。我走过时，惊醒了一只不知名的鸟，那清脆的叫声打破了月夜的寂静，这时月影舞动，似乎不胜其扰。池水中的一条鱼也应声跃起，将水中的月影搅成无数粼粼闪动的碎金片玉，然后在我的眼前又慢慢恢复成了原有的样子。

每次凝望月下小景，都会有新的记忆在心中留下。也许，这些记忆隔了许多年之后仍不会淡忘，这正是月亮的最大魅力。

月亮虽然不是世上最美的风景，但是，在我心中，它像银子一样，有着银白色的美丽光泽，是让人无比喜爱的美好之物。

配》《女驸马》等经典的黄梅戏已被搬上了电影屏幕，这些经过认真剪辑和后期制作而成的整本大戏，经过露天电影的广为传播，深受广大农村观众的青睐与热捧，我就是露天电影的追随者之一，看得多了，听得多了，渐渐地就知道何为花旦、何为小丑、何为青衣了……

俗话说：“男人看青衣，看的是风月；女人看青衣，看的是岁月。”青衣的年龄一般是青年到中年，掐指一算，也就二十年来的光阴。可就是这人生最绚烂最精彩的二十来年，女人却有离愁别恨的苦、生儿育女的苦、柴米油盐的苦、红颜老去的苦……在我看来，这青衣的“青”原来是“苦”所染出来的：秦香莲的苦，是丈夫陈世美的攀附权贵、移情别恋，她在开封府堂的一段经世绝唱，一咏三叹，荡气回肠。王宝钏的苦，是在寒窑十八年的忠贞坚守，她在夫妻团圆后的那段如泣如诉，让唏嘘不已的观众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可怜，更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可敬……

旧 毛 线 新 毛 衣

汤飞
(四川)

不拍地回答：“你不是想要新毛衣吗？”当初花费很多心血织就的衣服，迅速被拆解成一团毛线。恍然间，我有些懊恼自己为何要如此固执。母亲问：“有没有想要的图案？”

“金企鹅。”我脱口而出，因为刚学完《我和企鹅》一文，里面讲到，“嘴是金黄色的，头部有两块白毛”的金企鹅最漂亮。母亲不解，我便翻出课文念了其中一段，她便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。

为便于携带，母亲已将线团裹成线球。在一根根白色的棒针（俗称“轩子”）上绕了一定的圈数，谓之“针数”，用以确定毛衣的大小。另一根针头穿入线圈，进退自如地开始织。它俩来回交换，把旧毛线变成新毛衣。

放学回家，关心毛衣的完成情况是我为自己布置的作业。这

份作业怎么做？转动线球，一点点放线。随着两针交错触碰发出的清脆、轻微的响声，毛线被输入衣面，满心的高兴犹如冒寒怒放梅花。有时毛线拉直了而我却没动时，母亲就会宛若扯牛鼻绳一样使我回过神，继续输送。

该织企鹅了，这是最难的部分。尽管难不住母亲，但她编织的速度却锐降，几乎到了“针针计较”的地步，织几针就停手查看，思索接下来该如何走针，是否该换线色了。几天后，白色肚皮、黑色脑袋和短翼、金色的尖嘴巴模样的三只栩栩如生的金企鹅在腹前亮相，似乎将要挥翼跃入水中。

毛衣一天一变样，很快变成了一背心的模样。母亲让我试试，我穿上后非常合身。然后，她便快速地织好两条胳膊，与之相

接。一件用旧毛线编织的、有可爱企鹅的新毛衣终于完工。母亲还利用现成的鞋底，将剩余的毛线钩成一双鞋，既软和又暖和。想到第二天可以穿着它们上学，我临睡前看了又看，梦里居然飞到了南极大陆，和企鹅一起玩要。

同学们对企鹅的毛衣感到很很惊奇，纷纷围观。它在为身体保暖的同时，也满足了虚荣心：我的妈妈会变魔术。

时隔多年，母亲再不必亲手织毛衣了。每当冬天来临，我换上暖和的衣服时，总会想起母亲为我织的那件企鹅毛衣，感受到它带给我的温暖——不仅仅是身体上的，更有心灵上的。那是一位勤俭母亲对任性儿子的包容与深爱，陪我穿过每个寒冬，抵达每个春天。